

佳 作 張純甄

個人簡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創作組二年級

現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擔任第七期《華文文學與文化》
期刊主編，作品散見於人間福報、更生日報、MPLUS 云閱讀影音書年代誌。

地球的背面

一開始我以為是漏水聲。

我找遍家裡每一個可能漏水的地方，馬桶、洗手台、熱水器、冰箱、廚房流理臺、飲水機、頂樓水塔，甚至翻開暗架天花板上所有的矽酸鈣板，都沒有發現漏水的痕跡。我將耳朵緊貼著水管、牆壁、櫥櫃，各個地方，但除了冰涼的觸感外，那裡頭也沒有任何空氣震動的跡象。我請朋友和水電工人到家裡來，他們都說沒有聽見任何漏水聲。他們說「任何」這兩個字的表情特別用力，讓我微微惱火。當我堅持家裡一定有某處正在漏水時，朋友跟水電工人最後都生起氣來了，好像我是一個不肯聽老師正確解答的學生，或是一個不肯聽醫生建言的頑固病人一樣。朋友用擔憂的眼神看我，離開時在玄關口，她用兩手捧起我的臉頰，讓我的臉正對著她的臉，用清楚的嘴型，慢慢地告訴我：「妳可能壓力過大，產生幻聽了，找時間去看一下精神科醫師吧。」

朋友和水電工人消失在玄關後，我環視整個房間。所有櫃子都清空了，家具不在原本的位置，廚具、書本、衣服散落各處，幾乎沒有可以走動的地方。為了找到那漏水聲，我把家裡翻成這副德行，像地震過後或發生竊盜案件。若我現在報警，警察看到現場後肯定毫無懷疑地開始搜查了吧。那我又該如何解釋現況呢？不是的，警察先生，沒有東西遺失，也沒有人惡作劇搗亂我的房間，是我自己弄成這樣的。若說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就是家裡多了漏水聲而已。我會將家裡翻得這麼亂，為的就是找出那多出來的聲音。若是這樣說，最後被抓走的大概是我吧。

我用力將沙發上的東西全部推到地上，躺在上頭想著，我真的是產生幻聽了嗎？朋友的推測不無可能，因為我明確地聽到這個世界上的某個聲響，而別人都聽不到，狹義上來說這是一個悖論，因為我根本聽不見。更準確地說，我是漸漸聽不見了。出生時，我對旁人的呼喚沒有太多反應。醫生說我的聽力一切正常，只是發展較為遲緩，多受些聲音刺激就會好了。父母於是狠了心，買了一切會發出聲音的玩具，包含各種玩具樂器或會發出怪聲的塑膠娃娃，在我耳邊不斷地敲敲打打。我聽得見，只是反應少地幾近於吝嗇。長大後，讀了一些資料，才發現那個醫師根本是個庸醫。

胎兒在母親漆黑的子宮中，最先發展的感官就是聽覺，尤其在接近出生的最後三個月，大腦會更為忙碌地處理聲音，以助於熟悉子宮外的聲音世界。在羊水中，胎兒不只可以聽到媽媽的聲音，甚至連心跳聲、血液流動聲、消化系統周遭因為空氣而產生的泡泡聲，以及子宮上方肺部呼吸時的充氣聲都聽得見。簡單來說，我出生時的聽力並不正常。長大過程中，通常要將耳朵靠近，才聽得見對方在說什麼。我整個學生時期都坐在教室第一排，用力地聽清楚老師的講課內容。高中時，左耳已經聽不見了；上大學後，右耳也完全失去聽覺。聲音就這樣在我的生命中緩慢消失，一開始像是從離得很遠的一個點飄來的、被海綿稀釋過的聲音，漸漸變得扁平而缺乏立體感，最後完全消失。但那並不是接近於真空般的無聲狀態，而是還會留下一些空氣震動的殘影，所以身邊若有較大的聲響，雖然聽不見，我還是可以感覺的到。聲音以這樣非常不乾脆的方式在我的生命中緩慢蒸發，直至完全消失。我完全聽不見現實的聲響後，卻清楚聽見虛幻的聲音，這聽起來真像一則諷刺笑話。

我發現自己的嘴角隨著這個念頭往上牽動時，四周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我在黑暗中起身，腳底傳來一陣刺痛。因為看不見，我只好趴低身子用四肢匍匐的方式到牆壁摸開關的位置。燈亮後，房間依舊混亂不堪，低頭看腳底滲著血，但傷口並不深。沙發邊角，散落著馬克杯的碎片，應該是我從沙發上一併掃落地面的。當然，我沒聽到那碎裂的聲音。

馬克杯是阿遠到澳洲出差時寄回台灣給我的。非常普通的馬克杯，印有袋鼠和迴力鏢的圖案。

「你知道送杯子在中文世界是什麼意思嗎？」我在視訊鏡頭前舉著馬克杯嘲笑他。「一杯子就是一輩子的意思，你是在跟我求婚嗎？」

「我以為在心理學上杯子是慾望的象徵，Subconscious，看妳滿櫃的杯子就知道妳是個慾女阿。」阿遠說。

「杯子上的圖案還是袋鼠和迴力鏢，這是在搞笑嗎？根本是獵殺與死亡的象徵啊。所以才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我笑到將杯裡的水都潑了出來。

我想，這是在愛情裡的男女永不疲倦的樂事吧，拆解各種表面義、引申義、反義、歧義。我笑到橫膈膜發痛，眼角蓄滿淚水，幾乎是湧出悲哀的感受後才停止下來。

我的確擁有滿櫃的杯子，而現在櫃子空了，杯子散落在房間各處，阿遠送我

的杯子也摔碎了。我喜歡收藏各種瓷器製成的杯子，其實於情愛慾望無涉，我當時並沒有跟阿遠說這件事。我悲傷的時候就買杯子，尤其喜歡加了動物骨灰的骨瓷，相當精美透亮，也相當易碎。聞不到，但裡頭有被釉色包裹住的骨頭的氣味。那被磨成粉狀的動物骨頭，曾經也是堅挺地撐住肉身，有屬於牠自己的完整的悲傷以及幻夢。收藏滿櫃的杯子，其實是將那悲傷與沉睡其中的幻夢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說起來可能會遭致濫情的批評，所以沒和任何人說過，但這的確是組成我個人人格的一部分。

骨瓷杯收在櫃子裡，看起來美好無害。我悲傷時就買杯子或者擦拭杯子。將櫃裡的杯子一個一個取下，用棉布擦拭乾淨，再擺回櫃子裡，調整角度，把最完美光亮的一面朝向外側。時間久了，杯底會開始產生裂紋，稱為「冰裂」，一種因殘缺而形成的極致的美。我喜歡冰裂。隨著時間，那裂紋會鑿地更深，爬地更遠。那是像年輪、皺紋、疤痕一樣的生命軌跡，有時你以為那裂紋像凝結一般靜止不動了，但其實在肉眼看不見的隱伏處，它仍舊持續生長著，像無聲的故事一樣。「若不想說你可以不必說。」旁人總是以這樣謹慎的起手式問起耳朵的事，我都會笑著說沒事，我已經習慣了。努力將淚水壓下去的同時，酸澀的感覺就會浮上來，我感覺自己內心的冰裂又往更深的黑暗鑿蝕下去。有一天當我離開人世，我要和這些骨瓷杯一同埋葬，我的骨灰或許就可以和這些瓷器相融在一起。我無聲的悲傷和我收藏完好的悲傷，完美融合，再無二致的棲身在深如海底的黑暗裡。但是在此之前，我會持續擦亮瓷杯，讓光潔外表溫柔地覆蓋底層不斷生長的裂痕，擁有自身時光靜好的姿態，不沾染一絲塵垢。

可是現在杯子都散落各處了，將原有的秩序打亂，而且彷彿蠻橫地不想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去。面對混亂的房間，我無力地想著，難道是因為我將每一個悲傷都完好收藏，不曾丟棄或毀壞，悲傷過於龐大以致超載，才導致這屋裡的空間漸漸失去某種平衡與秩序，因而在我看不見的地方開始產生裂縫，滲出水來嗎？還是裂縫本來就存在，而所謂完美光亮只是我用來欺騙自我或他人的一種姿態？

好煩人，因為聽不見的關係，我盡量減少和他人對話的機會，久了就養成這樣自言自語的習慣。當我從思緒的泥沼中回過神時，時間總是毫不留情地推進，好像我的腦中有個黑洞，會吞噬掉現實的一切，包括我自己。

我決定暫時不管杯子的事了。打開冰箱，裡頭只有兩顆蒂頭發霉的橘子與半瓶智利混釀紅酒。阿遠不肯接我電話的這一個月以來，自己到底吃過或做過什麼都想不起來了，唯一記得的只有自己整日昏睡，直到聽見屋裡出現漏水的聲音。

我雖然耳朵聽不見，但因為不是先天失聰，所以說話完全沒有問題，腔調與口音和一般人無異，也能控制在適當的音量。即使漸漸聽不見，但只要看對方的口部動作，大致就可以知道在說什麼，我再口頭回應，一般生活溝通沒有太大問題，所以我並沒有學習手語。只是有時若碰到一些口型類似的字詞，則需要再和對方確認意思。平時主要是做試衣模特的工作，這個工作只要將衣服穿上，將對衣服舒適度的感受告訴設計師，再讓設計師在身上修改衣服就好，不太需要用到聽力，所以工作上幾乎沒有什麼問題。

我和阿遠是在台灣東北海岸一間私人海濱俱樂部認識的。我當時接到一個泳裝拍攝模特的工作，地點就在那間海濱俱樂部。因為試衣模特主要都是找與一般大眾身材類似的模特兒，所以以我 165 公分的身高，平常很難接到拍攝模特兒的工作。為了這份難得的工作機會，我已經一個月沒有吃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努力讓身材緊緻，沒有一絲贅肉。每天上完健身課程，回家後心情惡劣地吞下不含醬料的生菜沙拉，立刻倒頭就睡。拍攝當天天空正下著微雨，我一連換了十二套泳裝，在海灘上趴伏、跑跳或泡在海水裡。一連八個小時，我一邊撐緊肌肉線條、變換姿勢，一邊努力在雨中辨識攝影師的口部動作所下的指令。海灘旁有一群年輕男女，他們正在烤肉喝啤酒，每次回房間換泳裝時，我都必須經過他們旁邊。下雨再加上每次經過都會聞到那烤肉香氣，讓我心情越來越惡劣，心裡不斷咒罵著這家公司到底為何一季要出那麼多件泳裝。

拍攝工作終於結束後，洗完澡換上乾淨衣服，頭髮還沒完全乾透，我就急忙到餐廳吃飯。食物幾乎是來不及咀嚼就吞下肚，直到我感覺胃部終於有久違的溫暖與飽足感，才停止往嘴裡塞東西，慢慢地吃著餐後甜點。阿遠靠近我的桌邊時，我以為是服務生來收盤子，沒想到他竟一屁股坐在我旁邊。我第一眼先是看到他厚實臂膀上的蜷曲手毛，我以為他用那手臂環過我的腰側，用他粗短的鬍渣摩擦我的臉頰，但他只是用他那對棕色眼球看著我而已。他向服務生要了兩杯調酒，他說 Mojito，口型快又清楚，我心裡仍擺脫不了那搔癢的感受。他說他在海邊烤肉，看著我換著不同的泳裝來回經過，臉上帶著幾乎是世界末日般的絕望表情。我說是啊，還好末日終於被溫暖的食物所拯救了。這時，外頭的雨已經停了，透過飯店玻璃窗，可以清楚看見遠處的一座龜形小島嶼浮在光亮的海上，於是，我好像明白了心中那股搔癢的感受因何而來。

阿遠說他在巴拉圭工作，休假時總喜歡回到家鄉的海岸衝浪。他帶我到海邊認識他的朋友，當我無法分辨談話中口型相近的字詞時，他會看著我的眼睛，緩慢地動著嘴巴，耐心為我釐清意思。當他要走向我時，在離得很遠的地方，總會刻意誇大身體動作，讓我提早察覺，不會因為無聲地靠近而受到驚嚇。他從來沒

有開口問我關於耳朵的事情。整個暑假，我們都待在這間海濱俱樂部裡，游泳、衝浪、烤肉，或躺在海灘傘下看海潮與星星。

他要離開的前一晚，我們坐在海灘旁。浪潮來回帶走海灘的一切，只留下沙沙的聲響。月光碎裂在緩慢起伏的海面上。動物骨灰在骨瓷裡所發出的透亮光澤，就像那月光一樣。他捏著我的手，告訴我說，我好像是你的翻譯。翻譯就是兩種語言之間的介質，你跟別人之間的溝通只是傳遞的介質不同，其他人只是不習慣你所使用的介質，因而溝通起來磕磕碰碰的，但我願意將那些介質中磕絆的石頭一一除去，或者成為那介質，讓你和這個世界能夠產生完好的連結，因為你的美好值得和這個世界的美好相遇。我是喜歡當你的翻譯的，但是這世界上，也有很多美好其實不需要翻譯。在那無形的介質裡，沒有任何人會失去眼睛、耳朵或嘴巴。我們是用一種更貼近自己的器官去感受的，那種美好世界上沒有任何語言可以精確翻譯，你知道嗎？他將我的手捏得更緊。

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而我竟然聽見了海浪的聲音。更準確地說，是想起了海浪的聲音。我掉下了眼淚，但我不知道，感動我的是阿遠說的那一番話，還是我憶起自己曾經聽過，此刻卻消失的海的聲音。

阿遠回巴拉圭後，每當我回憶起這天的情景，總是帶有海浪的聲音。

巴拉圭是一個位在南美洲，夾在巴西、玻利維亞與阿根廷中間的內陸國家。阿遠在當地首都亞松森內的商業銀行工作。我知道巴拉圭是南美洲裡唯一與台灣建立邦交的國家，是足球強國，除此之外，我對巴拉圭一無所知，那對我來說，就像月球的背面一樣，是我不曾見過的世界。而那事實上，是地球的背面。

認識阿遠後，我才知道，在地球儀上，巴拉圭就在台灣的正後方，也就是說，如果從台灣上方順著地軸傾斜的角度插入一根針，那針尖最後會準確地從巴拉圭的國土冒出來。我告訴阿遠，我們之間有一個神祕的通道；在你我腳下的土壤之間，有條隱密的線會通過地心交會。阿遠說妳怎麼知道？我說，是太陽告訴我的。

台灣與格林威治的時間差是正八小時，巴拉圭與格林威治的時間差是負四小時，也就是說，台灣與巴拉圭的時差剛好是十二小時。所以若台灣現在是 02:13:14 PM，巴拉圭則是 02:13:14 AM。阿遠因為每天在銀行處理數字問題，下班後不太願意理會我的數字馬拉松，但我因為這項發現相當興奮，從此以後，天天照著氣象局公布的日沒時刻表到海邊看日落。

日出與日落帶給人的感受是相差很大的。我曾經爬到日本富士山頂看日出，

當地人稱為「御來光」。在一片霧光之中，太陽在雲海中冉冉升起，散射出令人眼睛無法直視的星芒。日本人對著那光亮，舉起雙手，高喊「萬歲！」那時，我有一種受家國、自然、或某種凌駕於宇宙之上的神祕主宰注視的感受，在心裡頭忍不住隨著那萬歲的喊聲一起虔誠地膜拜著。相較於日出帶給人希望填滿胸腔的感受，日落則如同融雪、櫻花、楓葉一樣，帶給人的是消逝之感。美的頂點與下墜引力的拉鋸戰。在這些事物面前，我們無法激動地叫喊，我們失去一切語言，只能無聲地看著那樣的美好漸漸消失，像在看著一堆嘩啷作響的篝火，那火苗從一百萬年前就存在，經歷過無數次的死亡，又再次在我們眼前燃起。燃起然後消失，果核深處包藏的、秘密般的死亡訊息。我們看著惋惜卻無能為力，只能回過頭面對當下，以此作為解套。

但是，面對日出日落的感受，對我來說，情況則完全相反。在東北海岸的一處沙灘，黃昏時釣客與衝浪客都已疲倦地離岸，我一個人坐在岸邊，靜待日落的到來。太陽緩緩掉到我的眼前，將天空染成暗紫與橘紅交錯的色彩。太陽離得好近，我可以用指尖輕觸它的輪廓，將它捧在掌心或者用拳頭輕輕地握住，守護它緩緩地浸沒海底。我知道真實的太陽其實不在那裡，而是在我肉眼所見的太陽底下一顆太陽距離的地方，我所看見的只是日光透過空氣中的懸浮粒子折射與散射出的虛幻光影。當我看見太陽在海平面與我視線平行之處時，真實的太陽早已隱沒海底。我心裡知道，但我刻意忽略它。我每日來此並不是為了辨別太陽真實的位置，而是守護與陪伴。在這魔幻時刻所產生的秘密通道，會帶我抵達我心中的彼岸。當我被一片完整的黑暗包裹時，恍若回到母親的子宮，漂浮在溫暖的羊水中。我可以憶起母親與我那顆小小的心臟交錯共鳴的心跳聲、紅色血液咻咻流過血管，有空氣扇動與泡泡冒出與破裂的交響。而且我清楚知道，當海浪親吻沙灘，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一遍又一遍，最最溫柔的賦格。光亮從我身旁消失後，它會在另一個城市重新亮起。當我在黑暗中入睡時，太陽會代替我守護遠方的愛人沐浴在光亮的日常裡。

從前，為了避免解釋的麻煩，除了工作需要外，我很少與人接觸。阿遠離開後，我不再接讓人飢餓難耐的拍攝模特兒工作，只專心做試衣模特，一周上三天瑜珈課程。在瑜珈教室我積極找人對話，練習更準確地辨別他人嘴型，也交了許多朋友。

有一次阿遠告訴我，即使他不在身邊，我也可以過得很好，他這個翻譯似乎變得可有可無了。我不知道他為何突然說這樣的話，我告訴他，我本來就不是羅曼史中永遠只能被動等待男主角救援的女孩。我努力融入人群，是希望讓自己的

生活視野更開闊一些。這世界充滿各種形式框架，而我想要的只是努力撼動那本質，即使讓那固著本身移動一點點都好。這是我對待自己的方式，與他對待我的並沒有衝突啊。他沉默幾分鐘後，便開始焦急地稱讚我，說我是一個多麼好的女孩，他並不忍心傷害我。那稱讚只是一堆形容詞的堆砌，聽起來沒有太多真心的成分。接下來阿遠又分析了一連串男女交往情況中假想的最壞結果，我告訴他，那些都是未知的事情，目前也看不出任何可能發生的徵兆，而且我們現在生活當中的麻煩事已經夠多了，不要再讓未知的恐懼綁架現在的情緒與思考了。阿遠掛掉了這通視訊電話。奇怪的是，我一直分辨不出來他最後一句話的嘴型說的到底是什麼。

之後的一個月，阿遠不接我電話，也不回應任何郵件訊息。他不是發生什麼意外，我知道此刻他還安穩地坐在他亞松森的辦公桌前，他只是以不回應來回應我而已。這是人類擅於施展的魔術之一，待在原地不動，卻仍舊可以去到一個失聯的所在。而我，之所以一直打電話，是因為困惑。這當中當然有悲傷、懊悔、埋怨以及其他複雜的情緒，但更多的，其實是巨大的困惑。在所有稱讚、未知的壞結局以及那無法辨別嘴型的結語底下，包裹的真正的聲音究竟是什麼，這是最讓我困惑的事。這困惑像一塊沉重的黑幕覆蓋我的生活，我滿腦子只想當面質問阿遠，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要和我斷絕聯絡。

我請旅行社幫我安排到巴拉圭的事情。我說，怎麼樣都無所謂，只要最短時間內把我送往當地就好。兩個禮拜後我出現在西爾維奧·佩蒂羅西國際機場，踏上一個我幾乎一無所知的城市亞松森。

長途的飛行讓我相當疲憊，抵達旅行社為我預定的飯店後，就立刻窩進潔白的棉被裡。被單有些冰涼，聞起來有漂白水的氣味，而我連鞋子都沒有脫，就這樣睡著了。半夜，我感覺周遭有些異樣而醒來，一時之間還無法在黑暗中確認那是什麼。我摸索著打開房內所有的燈光，拉開窗簾，玻璃映照的只有自己疲憊的臉龐，窗外一片漆黑。這時，我聽到了漏水聲。

非常清晰的聲音，滴、滴、滴地持續著。聽著那似乎永不疲倦的單音，我猛然想起我在台灣的房間，混亂、破碎、無秩序，被冷藏在冰箱的食物漸漸發霉，溢出難聞的氣味；還有，就是那怎麼也找不到實體的漏水聲。那聲音跟我現在所聽到的漏水聲，是一樣的。我感覺自己的思緒異常地混亂起來。我想起那漏水聲，是在阿遠拒絕和我聯絡後才開始出現的。我這才明白，並不是我的房間漏水了，那漏水聲是在我的身體裡響起的。當我離開房間，那聲音會被外在世界的聲響所淹沒，但是當我回到一個人的時候，那聲音又會重新出現。

那節奏單調的水滴聲，聽起來就像秒針艱難跨越時間間隔的聲響，也像永遠無人回應的電話鈴聲一樣，將周圍的空氣抽離，塞滿巨大又空洞的問號。這當中，有一種直覺的出現，會讓你全身上下充滿暴露的空隙，又快速又有力的刺拳，可能從任何方向出現，意圖將你擊倒在地，而你，沒有任何防守和反擊的機會。我突然感到害怕，那漏水聲一路跟著我來到這裡，像鬼魅一般。

一種不可解的巨大困惑支撐著我，讓我急切地飛越半個地球來到這裡，想要用力抓著阿遠的衣領，搖晃他，要他看著我的眼睛，回答我的所有問題。但此刻，我虛弱地不想再直面任何疑問了。我不屬於這裡，這裡是我的世界的背面，我不該來這裡的。天一亮，我便搭上公車，離開了市區。我想看海，但這裡是內陸國家，是沒有隨月光牽引的海潮的。於是，我去了巴拉納河與伊瓜蘇河的交界處。這裡是巴西、巴拉圭與阿根廷的國界交會處，三國各自在自己的領土上豎立盟約之碑，稱為「三國界碑」。我看著那三座石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們在海濱俱樂部的那些日子裡，阿遠時常留我一個在海邊沙灘。當他短暫離開後回來，身上總是有菸味，我不喜歡那菸味，但我什麼都沒說。我來到了這裡，沒見到阿遠，卻想起這些瑣事，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想我一定是看漏了某些重要的細節，或者，是我刻意忽略的細節。

漏水聲一路跟著我來到了這裡，我現在也聽得見。水滴持續落下，在堅硬的地面開出裙帶的水花，隨著時間的積累，它會蓄積或侵蝕，最終形成或者毀壞什麼。所以，這真的是一種幻聽嗎？漏水聲在我的身體裡響起。人的身體組成約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分，一種純粹的、生命最基本的元素，所以在體內的海洋裡，有什麼地方不小心裂了縫，因而滲出水來，或許也是很自然的事。

阿遠最後透過視訊鏡頭說出的那句話，我想我一直都是知道意思的，讓我感到困惑難解的其實是那轉化的形式，像那漏水聲一樣，真實存在卻難以辨明實體。許多時候，我們在話語說出口之前，總是習慣性地裹上一層糖衣，好像這樣，就能一再延遲苦澀與傷害的到來。而事實上，那只會帶來阻礙和困惑而已。目的地是實有的，但我們一直在兜圈子、繞遠路，讓迷路的危機潛伏各處。

看著眼前的河流兀自流動著，三個國家的交界處，我想，這樣的關係，想必是太過擁擠了。

此刻，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巴拉圭的夕陽，沒有溫暖的粉紅、橘黃，而是沉甸甸的暗紫壓滿整座天空。看起來，就像天空的瘀傷一樣。小時候，媽媽總叮嚀我瘀傷不可以搓揉或者熱敷，因為那是皮膚裡頭的微血管破裂，搓揉與熱敷只會讓傷口發炎更加嚴重。面對瘀傷，要冰敷。用冰塊覆蓋傷口，刺痛感會慢慢地

滲入肌膚，讓裡頭的瘀血冷卻下來，漸漸地，傷口就不會痛了。

看著那夕陽，我想著，其他人若來到地球的背面會做些什麼呢？我對這個城市的無知與缺乏想像力的程度，與還未認識阿遠之前其實差別不大。或許我可以去當地有許多華人移民的東方市；或許我可以飛去其他的鄰近國家，巴西、智利或墨西哥；又或者，我可以直接飛回台灣。

我的行李箱還躺在河岸的邊坡上，下飛機後，它都未曾被打開。我想，我可以飛去任何一個國家。那麼，我的旅程就尚未開始，也就還未結束。